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六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瑫同校

宋哲宗皇帝紀　附　遼紀

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即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崩葬永泰陵謚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脩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是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丙寅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夏天安禮定元年春二月邈川首領董氊卒養子阿里骨嗣○閏月蔡確免右司諫汪覿上疏言國家

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政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史臣曰君子小人勢不並立爲君子者必求所以勝小人之術然後小人不得肆其惡雖有禍害亦不甚焉苟爲不然不量時勢之可否情分之淺深而輕於用言語筆舌以相攻擊愚知其不徒不能去之而反甚之其禍不獨在人臣而且移於國家矣盖小人之爲小人也其心亦未嘗不知小人之非美名也方其爲之之時昧於私欲不能自克及其既爲之後亦未嘗不自知其非也但以業已爲之已爲衆人之所指擿雖欲掩之有不可得者惴惴焉恐其章著不已非但失名亦恐因此得禍操心愈危慮患愈深於是恣其忿戾不肖之心凡可以掩已惡而中傷他人者無所不至甚至建異議立奇功以固其位使人不能動而禍及宗社矣苟當小人惡念未稔之時爲君子者有以善導而巽入之或盡忠告焉秉彝好德之心人孰無之安知其無因吾言而少已者哉縱其人下愚不移不可告語然無有激發之者則其

惡亦將不至於太甚也元祐諸賢疾惡大甚往往逆料
他人未然之惡而極力詆毀之非但攻小人也見君子
少有纖芥之失即已遽然攻之不少假借形於章奏者
不分輕重淺深一槩目以奸邪一時人主眩於名實不
知所從故其所言悉多不售其攻小人也小人未必去
適所以自攻其同類而已同類既去已亦不自保矣於
是善類空而惡人得志肆其報復之心行其狼毒之政
遂使生民受其害國家罹其患縉紳之禍不足言也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
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
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
聞之敕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
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
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
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
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
唐中葉蕃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

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免役法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五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剏免役雖均敷顧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群議雜起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以安燾知樞密院事○以李常爲戶部尚書○章惇免○罷諸州常平管勾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

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論鄧綰李定罪放于滁州○論范子淵罪貶知峽州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筭遂黜知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峽州今荊州府夷陵州也

○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劄子言習與智長上聲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智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置訴理所許熈寧以來得罪者自訴○罷熈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夏四月韓縝免○王安石卒安石罷

相累加司空封荆國公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然安石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屈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耶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司馬君實也

史臣曰王安石直偏拘耳非姦惡也今書以死何按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疆戾使天下之人囂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幸之群奸嗣虐毒流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觀熹所論豈有正人君子而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疆戾者乎矧其擅廢聖經而敢爲天不足畏之說其

得罪名教也甚矣書之以死夫豈過乎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音夜○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脩之士○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崇福宮呂在嵩山之陽

○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以蘇轍王覿劉摯歷數其姦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建州今建寧府是也

○秋七月立十科進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

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人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術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財賦事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欠科舉有官人司馬光奏立也

○以呂大臨爲尚書右丞○陸師閔有罪貶主管東嶽廟

增場權茶害民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音莘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爲之慟卽日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祀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兖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行至則康病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方動作

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皆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夫能度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其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始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矣○封州今肇慶府封州縣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

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文章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賛於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救溺軾不能從

○張璪免○冬十月以王令圖領都水事○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爲奉聖公○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作宣光殿于景靈宮奉安神宗神御也

○以范鎮爲門下侍郎鎮辭不拜遂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

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臣之職也言無所輕重也時鎮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凡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

丁卯二年遼大安三年○夏崇宗乾順天義治平元年春正月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頤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熟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歸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歸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夏四月詔太師文彥博十日一朝議事都堂○以徐州處士陳師道爲亳州司戶參軍○復賢良方正等科○李清臣免時蔡正熙豐之政李清臣固爭遂免

○五月夏人寇南山砦圍之○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右

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夏人寇鎮戎軍○進封李乾德爲南平王○韓維罷○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

司馬光不立黨

劉氏定之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爲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爲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爲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爲魁元祐排擊新法司馬光爲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爲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爲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願爲首者願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拔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爲其所攻擊而願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爲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爲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爲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願爲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願而惟已之尊乎不異已而惟願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善

言德行若顧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採珠各有所得俱足爲寶可相美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於辭色此何爲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爲之首以合群朋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蹙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鬩而爲必破之家心與身相剋而爲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爲賢而不容頤者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

○授西蕃首領心牟欽氊銀川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夏人寇三川涇源師敗之○西蕃阿里骨誘鬼章青宜結據洮州以叛种誼執之歸于京師○冬十月貶知懷州賈易知廣德軍（懷州今懷慶州廣德軍今廣德州）

戊辰三年（遼大安四年○夏乾順天義治平二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美其榮鴻臚永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

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許浩曰公著繼溫公相而盡廢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窺間伺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所以有薛季昶之慮也公著因前車之覆爲後車之戒擇小人而遠之拔正士而用之宜不俟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自隗而始雖天下之正士未能盡拔庶亦因類而進而拔茅連茹之象可幾而熙豐小人履霜之水無由至也然得書默然而已未聞其有薦拔之語也豈將擇其能任之事而任之因循未果而易簀之速竟不

及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爲門下侍郎劉摯爲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初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七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高麗王亮卒叔父熙嗣

己巳四年遼大安五年○夏乾順天祚治平三年春正月罷回河役回河在沔陽州景陵縣東

○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自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三月胡宗愈免○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壻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佐郎兼

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卒始得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執政不宜崇長○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貶御史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盖亭賦詩十章其詩曰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湾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寘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越六日乃貶確英州安置新州純仁王存聞之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於是李常彭汝礪盛陶言之皆被黜確至新州未幾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新州今肇

慶府新興縣安州今德安府車盖亭在德安西北（漢陽軍）今漢陽府（郝處俊）安陸人唐貞觀中進士第襲父爵爲甑山公上元中因諫高宗觀輔令太子諸王分棚角爲樂及諫立武后皆爲時議所直遷中書令武后忌之以操履無玷不能害之東朝灌夫傳註云太后之朝也

史臣曰按邵伯温謂公卿大臣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固何足惜而純仁乃欲薄其罪存大體也而劉安世乃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之心嗚呼元祐所以變爲紹聖者豈但小人之罪哉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亦未嘗無罪也愚故舉安世一事可以因類推矣

○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爲尚書左丞許將爲尚書右丞○七月安燾以母喪去位○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以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初祖禹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庚午五年（遼）大安六年○（夏）乾順天儀治平四年　春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還之葭蘆米脂浮圖等砦見前安疆砦在慶陽府白豹城東

○太師文彥博復致仕○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則益信故更歷衰險而不爲人所疾害）

○五月詔具役法利害以聞○以蘇轍爲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七月夏人來議疆事○十一月罷提舉脩河司○十二月許將罷

辛未六年（遼大安七年○夏春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蘇轍爲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以蘇軾爲翰林學士丞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所編脩也）

○四月復置通禮科○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等路○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蘇軾罷○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檢察群臣久不塟親者○八月夏人寇懷遠砦○九月夏人寇麟府州○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行奠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釋奠凡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就事官散齋三日前釋奠三日所司掃祭廟內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日及晡獻官率屬閱視饌具詣廚視脩既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五更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于神位右祝板于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敎宣明

○建小學于京師○十一月劉摯罷○行觀天曆○蘇轍罷○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濯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欽之堯俞之字也

○遼生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劾里鉢平之劾里鉢之初立也其叔父跋黑有異志劾里鉢慮其爲變不使將兵但爲部長跋黑遂說國相雅達之子桓赧散達反烏春窩謀罕爲亂拔黑烏春

與桓赧散達舉兵攻劾里鉢時桓赧散達盛强劾里鉢士卒未戰而懼劾里鉢陽陽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而調麪水飲之有頃訓厲士卒軍勢復振袒袖不披甲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大敗之乘勝逐至北嚴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爲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劾里鉢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沒世不振乃引還桓赧散達遂降於是舊部悉歸唯斡勤部人孟乃結烏春窩謀罕舉兵劾里鉢弟頗剌淑與戰敗之獲孟乃獻之于遼

壬申七年（遼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辭遂差管勾崇福宮頤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以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四月立孟氏爲皇后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后都虞候元之孫閤門祗候在之女六禮使謂奉迎使發冊使告期使納成使納吉使納采問名使

○五月王巖叟罷○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劾里鉢卒弟頗刺淑嗣劾里鉢嚴重多智凝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披甲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迹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而又因敗爲功變弱爲强業自此大矣有子十一人曰烏東雅曰阿骨打曰韓帶曰吳乞買曰糾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剌曰烏特

○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蘇轍范伯祿爲門下中書侍郎○置廣文館以待四方遊士之試京師者○九月以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十二月以蘇軾爲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貶賈易知宣州（宣州今寧國府）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三月蘇頌罷○范伯祿罷○詔御策進士復兼賦詩論○四月夏人乞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五月貶董敦逸黃慶爲轉運判官○六月梁燾罷○七月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時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求之復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

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
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正欲對
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
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
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謚曰
宣仁聖烈皇后

史臣曰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
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
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紹聖故事
帝后皆御殿文請冊寶于文德殿太皇曰母后當陽非
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年
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
女中堯舜

呂氏中曰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
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
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
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
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
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驟秦晉利
差役吳蜀利雇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熙

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
青苗均輸可罷而雇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
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户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
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
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
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
紛紛也

○冬十月帝親政詔内侍劉瑗等復入内給事時太皇既
朋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
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
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内
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
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
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
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
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
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
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

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誡薄俗韓忠彥呂陶亦言之帝不納○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爲相帝深納之○詔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安世諫不可復二人官故貶成德軍今真定府是也

甲戌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夏天祐民安四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時雲霧不辨

史臣曰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乎判人事變於下天象應於上天人之理影響如是天變果不足畏哉

○呂大防罷○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閑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憾元祐諸臣因極詆諫之且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后至比爲呂武云

○夏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詔改元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許浩曰宣仁之賢遠過明肅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敢改明肅之政於三年之後而哲宗乃敢改宣仁之政於親政之初此景祐之所以日趨於治而紹聖之所

以日趨於亂也然其改也不惟改其政而又改其元盖以元祐之治出於宣仁而改之以自異若恐元祐之累之也安知紹聖之治乃不逮之而人反稱乎元祐歟豈宣仁在天之靈不欲紹聖之政得以累之而陰使之改也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矣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中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不察其心徒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亦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范純仁罷（帝召章惇純仁請去知潁昌府）○以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蔡卞爲中書舍人○復熙寧免役法○蔡卞請重脩神宗實錄從之○閏月復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以安燾爲門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章惇惡其不附己）○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詩賦○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劉奉

世罷奉世天資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張商英請看詳元祐奏疏從之○鄧潤甫卒○嗣濮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復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六月以許將爲尚書左丞○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安石字說之禁○高麗王運卒子昱嗣○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翟思上官均來之邵并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斵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頗剌淑卒弟盈歌嗣○九月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爲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卞王安石壻也以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失以明帝之聖卞既重脩進于是祖禹等並坐詆誣黜降

乙亥二年（遼壽隆元年○夏天祐民安五年）春二月居秘書監呂大防于安州（以監修神宗實錄詆誣貶秩分司南京）○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宗愈嗣○四月置律學博士○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嗣○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爲尚書左右丞○貶內侍陳衍監郴州酒稅○高麗王昱有疾遼命其子顒權知國事○贈蔡確太師謚忠懷（感定策功）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安民復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數十上度終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爲漢靈帝微怒安民不辨賴安燾力救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當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

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至是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遂貶○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英黨惇以攻安壽遂免

○十一月安壽罷○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

丙子三年遼壽隆二年○夏天祐民安六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以其弟宗楚嗣○夏人入寇圍塞門○遼生女直伐紇石烈部阿踈阿踈奔遼○七月夏人寇順寧砦順寧砦在延安府保安縣北

○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宮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入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怨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媪指婕妤故也

○八月遼生女直伐其屬部留可等平之○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宮時劉婕妤以明艷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閤中皆怨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取座與后等后閤中不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徹婕妤座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醫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蘇符於帝前宮禁相傳魘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仙

師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

邈川首領阿里骨卒○十月夏王寇鄜延陷金明砦○以龔原爲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學校之弊自原始金明砦今延安府安寧縣

丁丑四年遼壽隆三年○夏天祐民安七年春正月以瞎征爲邈川首領

○李清臣免○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有差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爲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

○夏人寇綏德城○復元豐榷茶法○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及王汾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先是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免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貶大防摯爲舒鼎州團練副使轍燾爲化雷州別駕純仁爲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爲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黜韓維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復命王覿韓州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于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州居住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

○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是歲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

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張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初布附章惇覬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不平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按元祐中帝御邇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太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昌化軍今瓊州府之儋州賓州屬柳州府高州府屬廣東

○三月夏人寇麟州遂襲葭蘆張構敗之○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先是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

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請編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攟拾附著纖悉不遺人爲一帙凡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薛昂林自又乞毀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新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議沮遽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章楶帥師城平夏平夏城在平凉府鎮原縣境舊名石門城宋陞爲保德軍○高麗王昱卒子顒嗣○四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爲司戶參軍○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爲崇信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朋附司馬光也○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七月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

宋史筆斷曰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自古以來姦臣弄權爲國造禍天未嘗不降災異以警懼之然未有若哲宗之世火入輿鬼之爲親切著明也按火入輿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而章惇朋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爲垂象以明之哉蓋紹聖之初姦佞如呂惠卿蔡確黃履邢恕楊畏蔡卞蔡京曾布林自張商英來之邵周秩蹇序辰章惇輩固非一人然當時所居權要凶邁

群邪讒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誠莫如章惇也惇於
熈寧間以才見任察訪湖北至元豐五年擢爲門下中
書侍郎遂與蔡確等深相結納垂涎政鼎內邀定策之
功外連熏灼之勢然猶離披不已縱暴無厭欲誅元祐
舊臣誣謗宣仁聖德廢出賢后援立幸妃置詔獄於掖
庭褰兇威於四海覆邦之患世靡有加故天惡其深慝
特昭玄象使天下之人咸知惇爲誤國讒賊此則天厭
禍亂之由也然則天不長姦理固明矣然而舉朝之臣
無一人敢斥其姦者何哉盖於斯時黨人之獄方熾人
皆鑒於入地無門之禍惟恐緘口不暇豈敢復踐虎狼

之尾自取滅亡之戾哉後賴天使其敗奉使山陵則措
置乖繆簾前異議則發端王浪子之語故爲陳次升任
伯雨所劾出知越州再貶雷州始解天下斮脛拔舌之
刑由是思之君側之賊非章惇而誰
○八月以世開爲安定郡王燕懿王德昭曾孫○王愍復宥州○
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
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
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貶涪○復立市
易務○戶部上天下民數主客戶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丁三千三百四十
一萬一千一百六

○播州夷楊光榮內附

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天祐民安八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脩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京以爲寶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劉氏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紐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宮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于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引兵入鄴耿守因給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扳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符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

中趙景賢棄之井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獻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爲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

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毀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于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于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于受天命而

壽昌哉信元后所謂爲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復置三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太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詐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爲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使之臣乃猶以之籍口欺世甚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爲此言哉此其璽之謂哉

○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甫同文館獄遂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進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覬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化州屬高州府梅州今潮州府程鄉縣也文及甫彥博之子坐怨望下獄）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耿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旣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少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四月安定郡王世開卒○林希免○作顯謨閣藏神宗御集○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八月改熙河蘭岷路爲熙河蘭會路○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橫州屬南寧路○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嵬名阿里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彼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及平夏之敗夏人不復振

己卯二年遼壽隆五年夏永安元年○春正月詔許高麗遣士賓貢○夏國母梁氏卒遣使來告哀詔却之○三月遼使蕭德崇來夏人告敗以求援遼遣使來求援師乃獻玉帶○四月郭知章如遼○五月置西安州即南牟會新城○七月王瞻克邈川首領瞎征自青唐來降詔以胡宗回爲熙河經畧使○八月初城會州會州城在陝西靖虜衛城西南

○建葭蘆砦爲晉寧軍（晉寧軍今延安府之葭州）

○特授呂惠卿檢校司空○九月夏人來謝罪○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附于外明日章惇抵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鄒浩字也）

○御史中丞邢恕免（惇忌其大用出之）閏月黃履罷（坐救鄒浩也）

○青唐復叛王贍討之首領隴拔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王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宗哥爲龍支城羌尋叛贍棄鄯州而還（拔音匝青唐城古西羌地謂之湟中今陝西西寧衛）

○廢廓州爲寧砦城○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皇子重茂卒○十一月以綏德城爲軍○暨夏平○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

庚辰三年（遼壽隆六年　夏永安二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

史臣贊曰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柰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至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呂氏中曰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憖遺而諸賢無宗主光薨於今日黨論則兆於明日天禧寇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爲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布京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于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繼於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先是皇太

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太后曰申王有目疾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於是惇默然乃詔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群臣請太后同政太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佶音姞輕佻猶言苟且不能持重也

○以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二月立順國夫人王氏爲皇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左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三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爲王女爲公主○以西蕃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瞎征爲懷遠節度使知湟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置王贍王厚于嶺南○詔求直言以崔鷗爲相州教授以四月朔日當食故也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方今政令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諒聞于華夷雖古名臣不能遠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如章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名之耶

○以世雄爲安定郡王世雄燕懿王德昭曾孫

○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爲左正言鄒浩爲右正言

○謚大行皇帝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陳瓘上書論國是

史臣曰按國是之說始於孫叔敖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叔敖之意亦不專以其私取舍者爲是非而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爲是非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爲國是蓋借叔敖之言以文其奸耳自後京卞輩祖述其說以箝天下之口行一己之私遂至宗社丘墟神州陸沉安石之罪大矣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衆人以爲是則是衆人以爲非則非矣合天下之人之言咸以爲是而不非之者是則所謂國是也因時隨事擇其可否權其輕重而必原於天理之正合於人心之安斯則所謂國是者乎政不必立爲一定之名以必天下人之同已也

○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

書言之遂降是詔

東元盧氏曰宋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溫伯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爲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于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權度于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爲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爲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礙於禮而必假母后以塞衆口者乎厥後姦臣倡邪孟氏復廢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繆爲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爲先務乎

○蔡卞有罪免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侍御史龔夬及陳瓘等論之也

○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七月皇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復建重光殿于其西以奉哲宗陵永泰陵在河南鞏縣西南

○九月章惇有罪免○十月夏人來貢○安惇蹇序辰有

罪除名放歸田里陳瓘論之也○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章惇有罪貶爲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陳瓘等論之也○以韓忠彥爲尚書左僕射曾布爲尚書右僕射布既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林希有罪貶知楊州右正言陳祐論其黨附權要託意詞命肆言醜詆之罪也

○十一月詔改明年爲建中靖國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由是邪正雜進矣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爲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遼封高麗王顒爲三韓國公○遼生女直部伐阿踈城取之阿踈在遼復許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命盈哥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賞且徵馬數百匹盈哥與下謀曰若償阿踈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主偎禿荅兩水之民陽爲阻絕鷹路復使鼈故德邵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盈哥謀也信之命盈哥討阻絕鷹路者而阿踈城事遂止盈哥聲言平鷹路而歸遼使使賞其功盈哥以賜主偎禿荅之民焉

新刊憲臺校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六終